

名家谈丛 ● 之二

人情长短

REN QING CHANG DUAN

MING JIA TAN CONG ZHI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名家谈丛之二

人情长短

MING JIA TAN CONG ZHI ER
REN QING CHANG DUAN

张晓春 龚建星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弁 言

中国语文中，“性”“情”相绾。“性”为“情”之本原，“情”为“性”之表象。

谈人情，不妨先谈人性。

何谓“性”？《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那么，什么是“天命”呢？这实在是难以弄清楚的，大概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吧。它以一种无形的逻辑力量影响人类的生活。据说，人，赤条条地来到世间，身无长物，随身带着天赋的两样东西：善与恶。（有人认为仅有一样，善，或者恶。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历来争议颇多，似都不能自圆其说）从此，善与恶，便成为人性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由人性而人心，而人情，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善恶的印记。尽管把善恶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假想，人们还是把它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依据。以上是从人性角度来说明人情有差异。

现在回到人情本身。

人情是什么？人情就是人之常情，是一种与人之特质

不相背离的基本生活情态。比如，脸脏了要洗脸，衣服脏了要洗衣服，这就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起码的生活要求。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便与人的基本生活原则相背离，可说是“不近人情”。“不近人情”将意味着什么？苏老泉《辨奸论》中说：“不近人情，鲜不为大奸慝。”他的话分量很重，“奸慝”便是“恶”，“大奸慝”便是“罪大恶极”。在他看来，区别人情善恶的标准，就看其合于人情还是不近人情。这真是如老吏断案，简捷明快。

可是，人，实在是复杂到极点的动物，设想用一种超越时空的尺度来标签人类的行为哪种是合于人情哪种是不近人情，真是妄想。从现实人生的角度而言，与其把人情视作天命所为，不如把它视作一定文化背景所营造的产物。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人情以及价值取向。举例说，送礼，中国人把当着客人的面将礼品打开看作不近人情；而在西方，情况正好相反。你又何从分辨其善恶呢？又如，在中国旧时，无后为大，拒绝生育，是有罪孽的，即使是在“计划”时代，仍被认为是不近人情；而在西方，丁克家庭是极其风行的，大家都没有不正常的感觉。文化的差异，导致人的差异，最终形成人情的差异，这是我们在评价人情时应该十分小心地把握的。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有一种能够评价和衡量人情的非常具体明确的标准存在，但不能忘记，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和发展，始终是考评人类一切活动优劣的参照系。

人们常常喜欢把“天理人情”放在嘴上，要求做什么事都要合乎“天理人情”，其实这很难。“天理”和“人情”是有

距离的。“天理”一种至高的伦理标准，尽管它带“天意”的神秘，说穿了，还不是体现了人的意志和理想吗？而“人情”，可说是一种较低的伦理标准。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及生死耳目口鼻六欲），这是人之天性，无师自通，所以大家都把它视作常情，不以为怪。然而一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意见就不一致。比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家认为很自然，无论道学先生还是市井细民，都不能分出什么“善恶”的。但接下去便有问题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由常情而致乱致穷，逼得人们制造出一个“天理”来限制“人情”的扩张。“人情”被分成两部分，其中“善”的部分被“天理”吸收，“恶”的部分为“天理”不容。即使这样，“人情”中的“善”的部分，也难免与“天理”发生龃龉。比如，“天理”要求节俭，人却要享口福。于是，从“天理”看，是暴殄天珍；在“人情”一面看，是人之常情，无可指摘，反而觉得“天理”阻隔，有“禁欲”之嫌，不可亲近。天理远，人情近。不管你志存高远，抑或信奉伊壁鸠鲁，总之，有节制，有分寸地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是不乖常情不逾矩。故在“天理”和“人情”之间要分高下，定取舍，既不容易，也没什么意思。

“人情”之所以受到责难，还因为它常和“世故”一词相牵连。一般认为，“人情”就是“世故”，这话可说对，也可说不对。说不对，是因为“人情”是一种人之常情，而“世故”则是一种处世经验，两者可谓挨不上边儿；说对，是因为懂得、了解了“人情”，就意味着获取了处世经验。所谓“处世”，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交流与合作。而要实现这种合作与交流，

人与人之间互不了解，行吗？人们之所以对“世故”不怀好感，关键在于把它看作是利己的东西。然而利己一定以损人为代价吗？须知利己，正是人之常情所在。而把“人情”看得很龌龊，也正是理想主义者的一贯态度。

基于这种认识，把“人情善恶”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题目修改成“人情长短”，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点苦心。自然，“长短”也意味着“善恶”，但其棱角较“善恶”来得不鲜明。这就好比吃饭，吃与不吃，是正负的两面，而吃多吃少，只能在“吃”的一面考察。“人情长短”大概比较接近“吃多吃少”的意思吧。我们不否认“人情”中有“恶”的成分存在，但内心深处还是很愿意人情的定位大致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相合或相近。这是否是一种奢望？

编者

目 录

弁言..... [1]

呵旁观者.....梁启超 [1]

论“他妈的！”.....鲁迅 [9]

我的母亲.....胡适 [13]

“作揖主义”.....刘半农 [19]

面具.....许地山 [24]

人情.....舒新城 [25]

朋友与信.....梁漱溟 [29]

藕与莼菜.....叶圣陶 [31]

论躺在床上.....林语堂 [34]

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钱穆 [40]

清贫慰语.....郁达夫 [44]

“管闲事”.....陈西滢 [47]

论做作.....朱自清 [50]

吹牛的妙用.....庐隐 [55]

离别·····	郑振铎	[58]
作客者言·····	丰子恺	[64]
京派的起源·····	陈子展	[74]
小病·····	老舍	[76]
家·····	苏雪林	[79]
自罪·····	曹聚仁	[91]
无家乐·····	冰心	[95]
劝菜·····	王了一	[99]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俞平伯	[103]
喜筵·····	梁实秋	[112]
奠六弟·····	台静农	[116]
窗子以外·····	林徽因	[119]
哭·····	川岛	[128]
论拍马·····	聂绀弩	[131]
两种不同的办法·····	钱歌川	[134]
说说话·····	朱湘	[139]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142]
朋友·····	巴金	[150]
误会·····	梁容若	[154]
论大出丧·····	姚克	[157]
分担·····	李广田	[159]
送礼·····	李健吾	[162]
太太的更正·····	徐訏	[168]
谈癖·····	吴组缃	[175]
论不近人情·····	纪果庵	[185]
凑热闹·····	柯灵	[192]

愚妄者的脸谱·····	李长之	[194]
镜子·····	徐懋庸	[197]
一个偏见·····	钱钟书	[201]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萧 红	[206]
私塾师·····	何其芳	[208]
友爱·····	唐 弢	[215]
父母子女·····	夏元瑜	[217]
谈做官·····	苏 青	[224]
谈恋爱·····	柏 杨	[232]
借钱的境界·····	余光中	[236]

呵旁观者

梁启超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蠹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中国词章家有警句二句曰：“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

公孔圣人。”中国寻常人有熟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数语者，实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之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清。质而言之，即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

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训其子弟，综核其财产，小而启闭其门户，洒扫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是谁，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于兄，夫诿之于妇，妇诿之于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一国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人是也。西国之所以强者无他焉，一国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已。中国则不然。入其国，问其主人是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欤，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欤，官吏曰：我尸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无主人之国，则奴仆从而弄之，盗贼从而夺之，固宜。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对于他人之家他人之国而旁观焉，犹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侠者之义虽对于他国他家亦不当旁观今姑置勿论对于吾家吾国而旁观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尚旁观，而更望谁之代吾责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

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谓余不信，请征其流派。

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谓世界，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知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间有应做之事也。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何所谓亡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死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吾命之为旁观派中之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此派者，殆不止三万五千万人。然此又非徒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浑沌者，亦有号称能识字能治生之人而实大浑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数十万之官吏，应乡会岁科试数百万之士子，满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十有九属于此派者。

二曰：为我派。此派者，俗语所谓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有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若冯道当五季鼎沸之际，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者。虽然，不过以公众之事业，而计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众之利害，则彼始终旁观者也。吾昔见日本报纸中有一段，最能摹写此辈情形者。其言曰：

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主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此实写出魑魅魍魉之情状，如禹鼎铸奸矣，推为我之敝。割数千里之地，赔数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门咫尺之地，而曾无所顾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数年无事，至一瞑之后，虽天翻地覆非所问也。明知官场积习之当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领饭碗之所在也。明知学校科举之当变而不肯变，吾子孙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先师，一国中无论为官为绅为士为商，其据要津握重权者皆此辈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国聪明才智之士，皆走集于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转率仿效之。如麻疯肺病者传其种于子孙，故遗毒遍于天下，此为旁观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可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吾人读波兰灭亡之记，埃

及惨状之史，何尝不为之感叹，然无益于波兰埃及者，以吾固旁观也。吾人见非律宾与美血战，何尝不为之起敬，然无助于非律宾者，以吾固旁观也。所谓呜呼派者，何以异是。此派似无补于世界，亦无害于世界者，虽然，灰国民之志气，阻将来之进步，其罪实不薄也。此派者，一国中号称名士者皆归之。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揶揄，此最巧黠之术，而使勇者所以短气，怯者所以灰心也。岂直使人灰心短气而已，而将成之事，彼辈必以笑骂沮之；已成之事，彼辈能以笑骂败之，故彼辈者世界之阴人也。夫排斥人未尝不可，己有主义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义，此西国政党所不讳也。然彼笑骂派果有何主义乎。譬之孤舟遇风于大洋，彼辈骂风骂波骂大洋骂孤舟，乃至遍骂同舟之人。若问此船当以何术可达彼岸乎，彼等瞠然无对也。何也，彼辈藉旁观以行笑骂，失旁观之地位，则无笑骂也。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为无可为之人也。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辈之意，以为一国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

智不知几许，英杰不知几许，我之一人岂足轻重。推此派之极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国事望诸其余之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而互消之，则是四百兆人，卒至实无一人也。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大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饭者为我代食，欲不寝而使善睡者为我代寝，能乎否乎。夫我虽愚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可言也。故暴弃者实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词也。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天时也。且必如何然后为可以办事之时，岂有定形哉。办事者无时而非可办之时。不办事者无时而非不可办之时。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有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觊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而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乡愿之本色，而旁观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国人之性质尽于是矣。其为派不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若是乎，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非旁观者也。吾中国虽有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以无一主人之国，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万鬼环瞰百虎眈视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为不知责

任之人，以下五派为不行责任之人。知而不行，与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犹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则是自绝于天地也。故吾责第一派之人犹浅，责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虽然，以阳明学知行合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必极勇。猛虎在于后，虽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何也，彼确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无幸也。夫国亡种灭之惨酷，又岂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为举国之旁观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虽箝其手缄其口，犹不能使之默然而息，以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观，面缚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夫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闭房之妇，彼自顾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几年，故其于国也有过客之观。其苟且以榆逸乐，袖手以终余年，固无足怪焉。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为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毋亦发于不忍旁观区区之苦心，不得不大声疾呼，以为我同胞四万万万人告也。

旁观之反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

谓也。

梁启超 (1873—1929) 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号饮冰子。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等。有《饮冰室全集》。